



红色婺源西山烽火

□周云

春末夏初，被誉为“最美乡村”的婺源虽然没有了大片的油菜花，但在夏雨的朦胧中，依旧展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象。山间云雾缭绕，一处处古村落掩映在葱郁的绿树之中，仿佛世外桃源。溪流潺潺，穿村而过，为静谧的乡村增添了几分灵动。

婺源县革命烈士陵园就坐落在环城西路的西山上，我和朋友一早便出发，沿着山路上行，前往烈士陵园祭拜英烈。西山植被丰富，山坡上长满了老枫香树、油桐树和香樟树，树冠搭着树冠、枝条挨着枝条，分外苍翠。这是一方宁静的山林胜境，却曾在往昔岁月里燃烧起革命的烽火，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

陵园门口立着两块简介牌，上面记载着1931年10月红十军攻打婺源城的历史经过以及陵园的建设过程。沿着台阶往上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它坐西朝东，由砖、石砌成，正面雕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庄严肃穆。纪念碑的后面是烈士英名墙，上面镌刻着500名婺源革命烈士姓名。婺源是一方红色的土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婺源是闽浙赣苏区的重要区域之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婺源是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解放战争时期，婺源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南开辟敌后第二战场的中心区。婺源人积极参加革命，英雄辈出。英名墙上镌刻姓名的500名烈士中，牺牲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332名，抗日战争时期78名，解放战争时期34名……我们向英名墙鞠躬致敬，那青灰色的烈士英名墙如同凝固的历史长卷，恍惚间那些名字化作了鲜活的面容：是寒冬里告别妻儿奔赴战场的年轻父亲，是投笔从戎血战沙场的青年学子，是背着炸药包奔向敌人碉堡的勇敢少年……

西山是当年赣东北红十军攻打婺源县城的战斗发生地，如今，山上仍存有许多当年红军所挖战壕遗迹，它们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婺源县城历史悠久，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小城。自公元900

多年南唐时期修筑城墙后，历经多次修缮，民国时期的城墙高大，环城数里，易守难攻。1928年1月，方志敏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火焰迅速向婺源蔓延。驻守婺源县城的国民党警察队自卫团惶惶不安，每天日落便紧闭城门。1931年10月，中共赣东北省军事委员会书记邵式平率红十军第一团前来攻打婺源县城，但是经过一番考察后却作出了撤兵的决定。这一决策背后，有着深远的考量。此次攻打婺源，是红十军在皖南的首次战斗（当时婺源归安徽管辖），其胜负对皖南和浙西一带影响重大，没有必胜把握不能贸然出兵。更为现实的原因是，环绕婺源县城的星江河水深且无桥，南门中洲虽有一处可涉水过河，但邵式平与先头部队涉水到城下后，作为涉水标志的绳子被冲到下游深处，导致后续部队失去联系无法过河。面对不利形势，邵式平当即决定先撤回赣东北苏区，寻找合适机会再作打算。

冬至过后，天干水浅。12月，原驻防婺源县城的自卫团被调走，城防空虚。红十军决定再次攻打婺源，赣东北省军事委员会采取了智取的策略。17日晚，红十军派出的侦察员化装成群众进入婺源县城，将婺源的兵力部署、岗哨和地形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并留在城内作为接应。18日凌晨，留在城内的侦察员与主力部队接应，一举拿下了婺源。

这次攻打婺源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在皖南和浙西的统治。婺源的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红十军攻打婺源的红色歌谣至今仍传唱：“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红十军第一团，联合工农打婺源。来到婺源天快明，枪声一响匪军吓破胆……不忘红军打的仗，不忘恩人共产党，痛恨国民党。”

站在西山上，俯瞰婺源县城，古城新城交相辉映，优美的景观尽收眼底。从4000多年前古越族人在此生息，到唐开元二十八年建县，历经千年岁月沉淀，婺源始终承载着深厚的徽州文化底蕴，这里至今弥漫着浓郁的徽韵风情，被誉为“书乡”“茶乡”。如今的婺源，依托绝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正以创新之姿书写现代化产业发展新篇章。蜿蜒的古道蜕变为旅游环线，青石板也变成了柏油路，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前来观光。村里的一些农具，不仅是劳作的见证，更成为展示农耕文化的独特符号。游客们打卡拍照的工具；返乡的青年们将当地的特产装进快递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各地；定制茶园里，客户认养的茶树挂上二维码铭牌，手机扫码便能看见叶片舒展的实时影像；村小学的孩子通过云端课堂，与上海的同龄娃共读《繁星·春水》，他们的朗读声顺着光纤传向远方，带着山野的清亮。如今的婺源，传统与现代交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回望那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遥想当年的烽火岁月，心中感慨万千。这里的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与信念，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如今，这片曾经弥漫战火硝烟的土地，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人们安居乐业，建设着美好的家园。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些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将永远被铭记，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如同这西山上的松柏，万古长青。

红色记忆

墨家理想人格的精神特质

□林晓娟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以逻辑严密、富有批判精神的思维方式，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而有关理想人格的设计，便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立足于“义”的原则，墨家对圣人、贤人、君子等传统理想人格加以诠释，塑造了“总乎天地之德”的圣人人格、“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人人格、“为义”的君子人格，并独创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人格，乃至演化出一个以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标的独特人格理想体系。

“总乎天地之德”的圣人人格。在墨家的思想世界里，“圣人”是德性与智慧的最高象征。《墨子·尚贤中》引《周颂》云：“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坏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墨子解释道：“此言圣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修久也。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意即圣人之德光明而广大，持而不懈，与天地之德浑然一体。

《墨子》书中“圣人”的具体形象包括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在墨家看来，“圣人”的称号是上天予以“圣王”的奖赏。《墨子·天志下》记载，由于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能够兼爱天下，率领百姓敬奉上帝、山川、鬼神，故而上天予以他们赏赐，使他们居于上位，立为天子，以作后世表率，并尊称为圣人。不过，在墨家的伦理构想中，“圣人”并非生而为圣，还须通过“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染丝方式来获得善之德性，并由此获取成圣的知识和契机。所谓“染丝”，即以染丝为喻，强调环境熏陶和道德教化对人之塑造的重要性。譬如《墨子·所染》云：“舜染于许由、伯

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墨子·亲士》中，“圣人”被规定为：“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这一规定将圣人与“器”相关联，凸显了圣人勇于任事而不推辞，顺应万物发展而不悖逆的责任意识。同时也意味着，圣人不仅是“道”之化身，还能以“器”之形态，积极入世，躬行践履，实现道义理想与功利实践之间的真正贯通。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人人格。墨家对于“贤”的理解，应是德才兼备之义。《墨子·尚贤上》将“贤良之士”一词厘定为：“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墨家以德行、言谈、道术为衡量标准，对“贤”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贤人之所以为贤人，在于具备深厚的德行、智慧的言谈和广博的道术这三方面品格与才能。

与圣人“事无辞也，物无违也”积极入世的品格相近，墨家之贤人没有避世隐逸的一面，而主张“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墨家以贤人职能之别，将之界分为治国者、长官、治邑者，生动彰显了“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的选贤任能理念。其中，贤人作为治国者，应勤勉为政，审听刑狱，乃至国家治而刑法正；作为长官，则需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使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作为治邑者则当辛勤劳作，翻耕种植，以至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由此观之，墨家始终将贤与能视为一体，对贤人的要求不仅应当具有德行，还要有能力。

“为义”的君子人格。《墨子·贵

义》记载，墨家将君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世俗之君子；二是为义之君子。墨家激烈地抨击世俗之君子，认为他们徒具外在礼仪、言辞冠冕堂皇，实则缺乏诚意与道义。具体地看，在风俗信仰上，墨家揭露了世俗之君子的虚伪面相，“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漫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即用纷繁的礼乐迷惑人，以长时间的服丧和虚伪的哀伤欺骗亲人，信命而习于清贫以倨傲为高。在日常生活上，墨家讥讽世俗之君子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流于表面，执拗地认为只有说古话、穿古衣、述而不作才能成就君子之境界。在谏言议政上，墨家指责世俗之君子就像钟一样，不击不响，总是被动地等待，从不主动建言献策，只有在被询问时才发表意见。在学识才能上，墨家贬斥世俗之君子喜欢沽名钓誉，知小而不知大。

于是，为了避免沦为世俗之君子，墨家提出修己治人之道，以塑造秉持大义君子人格。其中，“修己”在于不断提升内在德性，亦即“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此要求君子心怀仁爱，举止谦逊，言辞理性平和，并将此风范彰显于举手投足之间。“治人”在于发挥才能、德性，爱人利人，增进公共福祉。具体而言，就是“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其旨在强调君子身处贫穷之境时应展现出廉正的品质，处于富贵之态时应彰显出仗义的风骨，面对生者应流露关爱之情，面对死者应表达哀伤之意，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坚守道德本心，呈现出应有的道义立场与济世之情。君子保持这样的品格就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

“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人格。兼士，即兼爱之士，是墨家精心

设计并向往的理想人格，其核心精神在于调和利人与利己的冲突，以达成兼爱为本、义利一体的道德境界。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兼士常常被误认为是“杀己以利天下”的极端利他主义者，这导致其人格理想显得过于严苛而难以效仿。

事实上，考察《墨子》全书，“兼士”只在《墨子·兼爱下》中出现过两次，皆为了回应“兼爱何以可能”的问题。对墨家而言，兼爱是一种超越亲疏关系的普遍之爱，承载着胸怀天下，利达万民的伦理追求。而“兼士”作为兼爱思想中所塑造的理想人格，始终秉持“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的道义理想，恪守“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互惠伦理观。这种互惠的伦理观不仅支撑着兼爱思想的理论完整性，也为其可实践性提供了人格典范。墨家还强调，“兼士”并不偏执地认为只能以“损己”的方式来换取天下利益。相反，他们善于运用“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道德权衡方式，来达成“兼相爱，交相利”的最佳结果。

总之，墨家所塑造的理想人格是道德与能力、情感与理性、爱与利、知与行相统一的典范，可谓别具一格，自成一派之风气。墨家似乎并没有刻意划分圣人人格、贤人人格、君子人格、兼士人格之间的境界层次，而是强调在不同情境下都遵循着“义”的原则。可以说，墨家的理想人格始终蕴含着现实关切与历史使命感，它并不止步于个人道德的完善，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社会参与，致力于实现兴利除害的治世理想。



梦里荷乡

□刘峰



那时正值年少，每当进入三伏，故园的藕花深处，就成了大家避暑的天堂。放了暑假，到了赤日炎炎的晌午，村巷深处便出现一群光头小娃，呼朋唤友，如“草上飞”般溜出村庄，穿过田野，扑向千顷莲湖的怀抱。

宋代文人叶梦得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在故乡，凡是有水的地方，皆能看见莲的倩影。特别是到了盛夏，从黑油油的淤泥里，生长出水灵灵的莲藕，向碧空探出青郁郁的荷叶、粉嘟嘟的莲花，这就是乡亲们眼中最亲切的风景。

有趣的是，一场大雨过后，莲湖的莲藕竟串门来了。清晨，当“吱呀”一声打开门，一阵清幽幽的荷香扑鼻而来。只见门口的沟渠里竟蹿出了几枝莲，风拂过，雨珠在叶面滚来滚去，叶子一抖，泻下一泓清波，露出一两朵莲花，宛如红红的火苗在燃烧。

这时顺着沟渠望向莲湖，只见田田的荷叶间，除了色彩鲜妍的荷花，还有马蹄大小的莲蓬，一只只硕大、饱满、圆润，诱人极了。

我们划着小船钻入莲湖，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日色也冷了几分。村庄的狗吠鸡啼，似乎瞬间变得遥远。碧水清波里，莲叶宛如一只只绿伞探出水面，高高低低，层层叠叠，密密匝匝，遮住了日光，制造了一方清凉的世界。

沉浸在馥郁的荷香里，感觉呼吸的空气都带着清香，深深吸一口，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咔嚓”，随着清脆的声音，一技长着莲蓬的青梗被我折断，握在了手心。如同猴子下山掰玉米似的，大家有说有笑，一路穿行，一路采摘，总感觉前方有更好的。不一会儿，手里就有了一束莲蓬，实在握不下了，就扯几根蒲草将它们馆住，放在背上。在莲湖里采莲，一不小心，就会撞上正在悄然绽放的莲花，一刹那，胭脂色的花萼仿佛触电般张开，流苏般的金蕊颤了颤，露出青嫩嫩的莲房，是那么惹人爱怜。

为防止迷路，能顺利返岸，我们沿途都做了记号——做记号的地

点，往往是一个鸟窝，或一丛莎

草，或一条小洲，或一株红柳。这真是一个神秘而美妙的世界！荷叶遮天蔽日，吸引人们往深处探寻。

“嘎，嘎”一对野鸭一边叫，一边朝这里张望，叫声尤为急切。原来，在一丛茂密的荷叶下，有一个用芦苇、菖蒲等水草编织的鸟巢，里面躺着五只天青色的鸟蛋。这一对鸟夫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碰它们的“宝宝”。

不远处，一口平镜似的小水

荡，起了几圈涟漪。定睛一瞧，原来是两条乌鳢正在教孩子们游水、觅食。鱼崽们聚在一起，在水里游

荡着，仿佛一团云影飘来飘去。这一对父母如同两艘微型潜水艇，静静地护佑在孩子们身旁，始终不离不弃，让人感受到融融的亲情。

正当大家疲惫之际，于水天相接处，飘来一条船——是父亲接我们来了。

原来，当父亲一觉醒来，见我

不在屋里，便走出门外寻找，发现

一条街巷静悄悄的，顿时明白我和

小伙伴们偷偷下湖了。于是驾了

船，寻我们来了。

当船靠近，大家将一捆捆莲蓬抛入船舱，随后纷纷跳上了船。我抬头望了一眼日头，发现它正朝着西边滑去。深碧水面上作业的父亲，熟练地摇起了桨，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码头的水路。在鲜红的落日沉入湖面的那一刻，我们在柳岸系了船，回到了炊烟袅袅的村庄。

恍惚间到了黄昏，月亮之下，家家屋顶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大人小孩齐动手一起剥莲子，将它们做成清炒莲子、莲子汤、莲馅饼子等美食，一时间，撩人的香气氤氲了整个村庄。

坐在竹床上，大家一边滋滋有

味而食，一边欣赏湖天的最后一抹

晚云，只见它静静横陈在那里，由

粉红化作深深的紫，这深深的紫

色，令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桩往

事，想起生命里的一位故人，于柔

软的内心深处泛起甜蜜的哀愁。

可奈何似水声，迢迢去未

停。如今的我，已离开故乡多年，

渐行渐远。祝福故乡水、故乡莲、

故乡人越来越美好，让我在梦中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